



《三峡记》。

关于三峡 观察、思考和叙事的书

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身为云南人的于坚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，乘火车经贵阳到达重庆，在朝天门码头买了四等舱船票，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长江之行。“从中国西南地区顺江东下，到中原地区去，是知识分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经验。在从前，一个有文化的人，如果他一生第一次离开南方的高山丛林，到中国内地去，他总是要选择这条路线。对于南方地区的文化人来说，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东方，因此顺江东下成为南方文化的重要传统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许多伟大诗人的人生历程。”

章东磐第一次知道长江三峡这个神奇的地方，是在小学四年级。当时他为了不让父母发现，早早熄灯上床，捂在被子里，掏出藏在床缝的书，跪伏在床上用手电筒彻夜苦读《三国演义》。在那些刀光剑影的夜里，他多次为三兄弟桃园结义和白帝城托孤的悲壮故事涕泪横流。那一年期末考试，他险些翻船。“但就在那一年，知道了舍生取义和忠勇的价值，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碧血千秋的三峡。”

这一次，他们花费一年时间深度采访三峡，寻找惊涛骇浪里的故事。他们驾驶一辆越野车，沿着古老的荆江大堤慢慢寻找。他们紧抓陡峭的崖壁，沿着纤夫们一脚之宽的故道慢慢寻找；他们住在乡村鸡毛小店里，从老人们的口中慢慢寻找；他们数十次上船、下船，坐着三峡上农民过江的小船慢慢寻找，寻找三峡上曾经的、逝去的和将要因淹没而逝去的故事。有一回，他们乘上了一叶扁舟，划船的是一位91岁老人，“我们望着老人，感受着那与我们几乎只有一纸之隔的江浪的起伏，感受着老爷子说的江水有节奏的脉搏。如果说这浩荡长江是我们民族的母亲，那三峡恰是她的子宫。就在此刻，就在这枯叶般的小船上，我们几乎同时听到了母亲的心跳，真正体验到了这不朽的三峡是诞生经典的地方。”

这就是《三峡记》一书的由来。全书收入章东磐《伴着峡江的忠勇之河》、于坚《癸未三峡记》和《秭归祭屈原记》、孙敏《川江的英雄时代》四篇文章，是他们各自关于三峡的观察、思考和叙事。

寻找民间话语 和乡野间阔的三峡

“文明的唐朝过去了，河流的唐

没有人不知道三峡，无数人游历过三峡。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三峡？

2003年，出版人王志宏提议，由诗人于坚、作家章东磐、学者孙敏共同完成一本关于三峡的书。三人此前都有走三峡的相似经历：都是坐下水船，都是在重庆上船，都是在万县（今重庆万州区）过了小半夜，轮船在凌晨生火起航，天蒙蒙亮时驶进一道狭窄的石缝，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夔门。天色渐明之时，忽报神女峰将至，满船的人拥至左舷……

沿着长江寻找逝去的故事 以手足之情写下“三峡记”



《三峡记》中的图片。

朝，那种奔腾激荡、青春开拓的气势依然存在于大江的上游地区。文明的未来尚未开始，但河流已经呈现‘奔流到海不复回’的辽阔、宽广、综合、容纳。伟大的河流创造了文明的不同样式。在中国，人们‘道法自然’，河流本身被视为生活的导师，神灵不在别处，就在河流之中。是河流影响了文明史，还是人们的生活史赋予了河流文明史的意义，已经不重要。”作为写汉语新诗的诗人于坚，以这趟三峡亲历为主线，剔除肉地融入诗歌和典籍，化为贯穿千百年的文学三峡。他提到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诗人，无不从这条河流的原始状态中获得启示，李白、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与这个地区密切相关。

三峡、长江与文明的关系，在于于坚看来，也许苏东坡表达得最为清楚。公元1082年，苏东坡与朋友夜游长江赤壁，写出伟大的作品《前赤壁赋》。其中说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
细细翻阅《三峡记》还会发现，与纯粹从文学角度写三峡不同，更与旅游的三峡迥异，于坚、章东磐、孙敏更注重民间话语里的三峡、乡野间阔的三峡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长江两岸。

在《癸未三峡记》一文中，于坚特别讲述了长江上的传奇船老大谭帮五的故事。“如果屈原、李白意味着一条古典主义的长江，三峡大坝意味着现代主义的长江，那么谭帮五则意味着与之相依为命的无名者的民间长江。”谭帮五的一生是一条长江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八岁时，爷爷第一次把他抱上了船。这地方的风俗就是杜甫说的“峡中丈夫绝轻生，少在公门多在水。富豪有钱驾大舸，贫穷取给行螺子。”上了船，他的“百年生计一舟中”（白居易）的一生也就开始了，“巴童荡桨歌侧过，水鸡衔鱼来去飞”，“歌帆侧舵入

波涛，撒漩捎湮无险阻”。到11岁，谭帮五就当驾长，就是船老大了。当船老大要会看水，“长江的水三分钟变化一次，有些人看了一辈子，都没有看明白”。到20岁，谭帮五已经是老江湖了，上重庆下武汉，运灰面、煤炭、盐巴，他一人养着全家18口。

于坚认为，谭帮五这个“江湖”，不是范仲淹所谓的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。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的那个江湖。“十年可出一个举人，十年难造一个江湖”，他这个“江湖”，就是在长江、洞庭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江湖。

找寻流淌了两千年的 忠勇之河

在《伴着峡江的忠勇之河》一文中，章东磐提到，忠勇精神，是三峡精神的另一种体现。“从这条江峡中所散射出的忠勇仁义的人文之光，在两千年的岁月里一直激情地照耀着我们的土地。”他沿着陡峭的峡岸慢慢地走、细细地探索，去找寻那条伴着峡江流淌了两千年的忠勇的靈魂之河。

忠县地处夔门之西，已出了三峡。但章东磐认为，若寻找三峡的忠勇之源，忠县却是第一个要到的地方。“战国晚期时，忠县是巴国的一个城。巴国那时似乎是域外之邦，不在战国七雄之列。但这个国并不小，北接秦而东临楚，大约就是今天四川省的大半。那时的四川远非今天的天府之国，战国时期李冰治水之前，岷江几乎年年泛滥，成都平原十年九涝，加上农耕落后，所以并不似后来这般富庶。相比之下，长江边的忠县已是巴国的重镇。”在这里，为忠心守土而拔剑自刎的巴蔓子的故事，在当地流传，开启三峡忠勇之风的先河。

在讲述三峡忠勇故事时，章东磐没有忘记石牌——一个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20公里、长江南岸的小村落，如今这里是景区三峡人家的一个渡口码头。1943年5月至6月间，石牌保卫战在这里打响。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役，也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，它以中国军队大胜告终，从而阻止了日军沿长江西进重庆的企图，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2003年，章东磐一行人来到石牌，寻找当时的悲壮历史遗迹。在抗日阵亡将士墓地遗址上，他们艰难地辨识抗日将士刻下的碑文，悼念游荡在峡江上空的忠魂与英灵。

“石牌很美，从石牌望出去，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这个词的诞生地。石牌距西陵峡的东口有二十多公里，长江到石牌时恰向右转了一个很急的弯，石牌就挡在那个弯角的尖上，所有的船都要在它脚下转弯，也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，使它成为据守长江的天险。船东家的小楼临江而建，屋前一块对着长江的小坝子，再前面是一排半米高的水泥墩和花砖垒起的胸墙，上面栽着几盆红黄相间的花，灿烂地绽开着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悠闲而贴近地俯视长江……没有船的长江既静且美，冬天水量本就不大，又没有泥沙，江水相当清澈，幽幽的，碧绿碧绿的。三峡两岸是柑橘的重要产区，江岸上一片一片柑橘树仍然挂着果，那是准备春节采摘的。橙黄的果实为黛绿的远山勾出淡淡的金色的边。时近中午，白墙土瓦的邻居家中升起炊烟，飘散着米饭和蒸腊肉的清香。寒假中的孩子们挤过来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陌生人，奔跑后的脸红扑扑地闪着光。”章东磐写道。

美丽的风景让章东磐一度难以相信，“真是这里吗？整整六十年前，一场无情绞杀几万人生命的恶战，沿长江两岸铺排1000多华里的战场，目的真的就是争夺这个如此娇小而温暖的小村，这个人人都会从心里对陌生人微笑的小山村吗？……没有人能够想象，这个几乎所有国人都闻所未闻的小村子，在那一刻，成了阻挡我们免受丧国之辱的大门……历史有时候竟离奇得像故事一样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出版社供图

